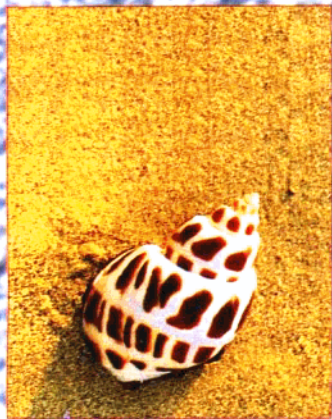


建国以来诸城优秀文学作品选

主编 李洪波

● 剧本卷



1949 — 1999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建国以来诸城优秀文学作品选》丛书编委会

主 任:王纪亮

副主任:李洪波 李国宣 张玉德

委 员:王纪亮 李洪波 李国宣

张玉德 于建学 赵廷禄

《建国以来诸城优秀文学作品选》丛书编辑人员

主 编：李洪波

副主编：于建学 赵廷禄

编 辑：孙乐文 王德信

卷首语

诸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来

诸城，历史悠久，山川锦绣，历史上曾有琅琊、东武、密州之名称。诸城，名人辈出，文化灿烂，素有龙的故乡、文章府地之美誉。翻开一部诸城志书：舜的故乡、诸葛亮祖籍跃然史册，公冶长、张择端、赵明诚、丁耀亢、刘墉、窦光鼐等一个个名字熠熠生辉。更有苏轼知密州时所作的诗词歌赋，使诸城名声远播，称誉华夏。诸城，堪称人杰地灵。

历史进入二十世纪，诸城一批革命志士王尽美、王翔千等人，为革命奔走呼号，贡献了毕生精力，为诸城增添了耀眼的光彩。后有文学巨子王统照、诗人臧克家、电影艺术家崔嵬、剧作家孟超、曲艺家陶钝、作家王愿坚、王希坚等人的辈出，又把诸城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。

“常因流水怀今日，每托清风感故人。”建国后，诸城的广大文艺工作者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执行“双百”方针，遵循“二为”方向，继承和发扬文学前辈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，辛勤工作，笔耕不辍，创作出无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诸城的文艺创作在各个门类都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。

今天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，为更好地记录和展示我市半个世纪以来文艺创作成果，进一步开创繁荣我市文艺

创作的新局面,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建国以来诸城优秀文学作品选”系列丛书,以飨读者。由于时间短促,水平所限,征集和编审工作中难免出现纰漏,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,携手共进,为加快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一九九九年九月

目 录

宠辱人生·····	龚庆玉(1)
三升官·····	李思洲 牟家明(101)
光耀人间·····	张崇玖 赵廷禄 孙乐文 王德信(153)
麦收时节·····	龚庆玉(197)
找石榴·····	张建义(217)
杀 鸡·····	鞠习华(224)
山妮与山娃·····	龚庆玉(234)
缺 口·····	孙乐文(243)
定胎丸·····	孙乐文(248)
找 牛·····	王德信(253)
精 简·····	王德信(257)
我要上学·····	高司平(262)

(电视连续剧)

宠辱人生

龚庆玉

字幕。画外音：范雎，字叔，战国末期秦国的丞相。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，主张远交近攻，歼灭敌国主力。他为秦国兼并六国而最后统一中原做出了卓越贡献。范雎原是魏国人，出身寒微，一生有过曲折、坎坷的遭遇。（字幕止）画外音继续：公元前284年，燕国联合魏、赵、韩、秦共同伐齐，齐国遭受了空前的浩劫。齐襄王复国以后，魏国惧怕齐国报复，便派中大夫须贾前去修好。本剧叙述的故事，就从这里开始……

画外音中相继出现战国时期地理形势图，先秦生活图景，古战场，古道上孤独的辎车。

第一集 出使受诬

1. 旷野

深秋。远处横着几个荒村，萧索寂寥。

孤独的辎车沿古道由远而近，镶着“魏”字徽号的车旗在风中抖动。

辎车行进着，那单调而缓慢的节奏令人昏昏欲睡。

2. 辎车内

魏国使臣中大夫须贾打着瞌睡，他的随从须豹大口啃着一条带毛的生猪腿；范雎手捧一组“孙子兵法”竹简，聚精会神地读着。

辕车猛地一颤，把须贾震醒。他掀起辕车窗帘朝外望了望，接着开始整理衣冠。须豹：“须貌，临淄快到了，你还吃？”

须豹连啃数口，恋恋不舍地把猪腿扔出窗外。

范雎收起竹筒。

须贾：“范雎，作为我府下一个舍人，算你运气，若不是你的一小点点才智偶尔被相国赏识，他怎会派你随来侍奉于我？这次出使齐国，机缘难得，你要好好跟我学些本领，莫辜负相国一片厚望！”

范雎谦恭地：“是。”

须貌献媚地：“大人，这次出使成功，回去您就是上大夫了。”

须贾捻须，不无得意地：“哪这么容易。”

须貌：“季子大夫不是在为大人周旋吗？”

须贾：“休要胡言乱语！”

3. 齐国都城临淄城外

役卒在修补城墙。

城门守卒持戟而立。

魏国使臣的辕车在城门前停住，范雎、须豹下车向守卒出示文牒。

4. 临淄城内校场

战鼓声、喊杀声撼地震天，齐国将士在演武操练。

齐襄王与齐国文武大臣坐于阅兵台上观看。

公孙大夫走到齐王身边禀报：“大王，魏遣中大夫须贾来聘，人已进城。”

齐王眉头一皱，继而爽快地：“安排明天召见！”

5. 齐王殿堂

齐国在此举行召见魏国使臣的仪式。齐王威严地坐于殿堂之上，堂上堂下肃穆无声。

须贾手捧国书站在堂前，毕恭毕敬地：“魏国中大夫须贾谨奉

敝国国君之命拜见大王，祝贺大王承继王祚，福寿无疆！带来白璧一双，黄金十斤敬献大王，愿两国世代修好，永为睦邻！”

须贾向立于阶下的须豹、范雎示意。须豹、范雎正欲上前献礼，不想被齐王止住。

齐王：“慢。须大夫这次来聘是真情，还是假意？”

须贾：“一片至诚，苍天可鉴。”

齐王冷笑地：“至诚？你们魏国的至诚，寡人早已领教过了。”

须贾困惑地：“须贾不解大王之意。”

齐王：“昔我先王，与魏同兵伐宋，声气相投，戮力一心。谁知后来燕人残灭我邦，魏国竟助纣为虐。须大夫，还该如何解释？”

须贾大出所料，一时语塞。

齐王：“魏国反复无常，天下有目共睹。这次行聘，貌似修好，实则怕我复仇，寡人岂能受你蒙骗？”

须贾瞠目结舌，手足无措。范雎持礼品匣望着他，期望他回答，打破僵局。

齐王：“念先王之仇，切齿腐心！须大夫，恕寡人不恭，国书、礼品一概不收！”

须贾慌乱地：“大王，大王你听我说……”但仍无摆脱窘困的辞令。

范雎盯视须贾，万分焦急。

齐王：“左右，将魏国使臣驱出殿堂！”

齐王话音未落，范雎在阶下厉害一呼：“且慢！”他急步拾级而上，趁齐王卫士猝不及防之际，抢到齐王面前。

齐王卫士欲杀范雎，范雎怒目决眦，高举礼品匣直逼齐王。

范雎高声地：“谁敢近前一步，我叫大王先我而死！”

齐王惊悚地：“尔等退下！”

卫士退去，齐国大臣惶惶不安。

齐王战战兢兢地：“壮士，你欲何为？”

范雎怒目地：“大王，我于阶下已强忍多时！大王适才之举，不仅是对魏国使臣的不敬，而且是对我魏王和魏国臣民的侮辱！大王必须当众向魏国使臣道歉！”

齐王镇静地：“寡人所讲，难道不是实情？”

范雎：“纯系无稽之谈。我魏国一向以仁义为重，这为众所周知。倒是贵国反复无常，惹得诸侯耻笑！”

齐王：“壮士，你不该将是非颠倒。”

范雎：“不！方才大王提及的两事，便是明证。先时，贵国联魏伐宋，原定国土平分。但是，灭宋之后，贵国背约，不但独吞宋土，而且举兵犯魏。大王，这是不是事实？”

齐王理屈，忙岔话题：“伐宋是先王之事，寡人不详。然而，魏国参与燕人盟邦而灭齐国，寡人却是刻骨铭心！”

范雎：“五国伐齐，另当别论。诸侯兴师，事出有因。贵国先王贪得无厌，屡屡侵扰邻邦，这才触怒诸侯，致使联兵征讨。然而，参战者不只魏国一家，大王独怒魏国，有失公允。何况魏国出兵，旨在教训一下贵国先王而已，做到有理有节，适可而止。试问，魏国可曾侵占贵国一座城池？”

齐王：“不曾。”

范雎：“可曾侵占贵国一寸土地？”

齐王：“也不曾。”

范雎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不正好说明魏国不计前嫌而有礼于贵国吗？”

齐王被驳得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。

范雎：“两件事是非分明，昭然若揭。伐宋，齐国失信于魏；讨齐，魏国有礼于齐。如若不顾事实真相硬说魏国反复无常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”

齐王面红耳赤，有口难张。诸大臣窃窃私语，皆被范雎的雄辩口才所震惊折服。

范雎：“事情已经过去，我大王宽大为怀，不咎既往，原以为大王英武盖世，能补先王之过，兴复齐国家邦；为此，特遣中大夫须贾大人前来修好，祝贺。不料大王无视魏国的友好诚意，殿堂之上竟如此无礼，真是令人失望！”

齐王遭此责难，羞惭满面。他离席站起，激动地向前拉起范雎的手，内疚地：“寡人无德，惭愧！方才狂慢之举，还请先生原宥。”朝待臣，“国书、礼品收下，修书向魏国致歉！”

齐王待臣收好国书礼品。

范雎见齐王态度转变，拱手作揖：“多有冒犯，恕小人鲁莽。”

齐王：“寡人不怪。”熟视范雎，如痴如呆，良久，亲热地，“走，寡人送先生回驿馆！”

范雎：“怎敢劳驾大王？”

齐王：“走吧！”

齐王拉着范雎的手，同他一起步下台阶。

齐国大臣见齐王如此，对范雎愈来愈加恭敬。他们簇拥在齐王、范雎身后，向前涌去。

须贾已被人遗忘，他跟须豹趋步紧跟。

须贾讨好地欲贴近齐王，齐王未予理睬。

须贾遭受冷遇，举止尴尬，神态沮丧。

6. 驿馆，魏使下榻处

几案上摆满美酒佳肴，须贾等三人一起进餐。

须豹大饮大嚼，狼吞虎咽。须贾、范雎低头吃着，各有心事。

须豹：“教训了齐王，嘿嘿，连吃的住的也跟着升格了。范雎，这是你小子的功劳！”

须贾醋意地：“咄，酒饭堵不住你的嘴？唠叨！”

须豹看看须贾，不敢再吭声，只是吧唧吧唧地吞食几口食物。

须贾心烦地：“几世没得吃喝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！”

须豹遭此喝斥，不再吃出声响。

范雎明白须贾发火的缘由。他望着须贾，诚肯而卑谦地：“须大人，今日我驳斥齐王，实是出于无奈，小人僭越之举，还望大人包涵。”

须贾感情复杂地：“事已做了，还提它做甚？吃饭，吃饭！”

7. 齐王宫

齐王与公孙在谈论范雎。

齐王：“出使不辱君命，辩理令人折服，似范雎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呀！”

公孙：“臣已打探明白，此人虽有谈天说之能，治国安邦之策，但因出身贫贱，只能屈身于须贾门下，所以其大志奇才难得伸展。”

齐王：“自由天下江山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齐国蒙受战争涂炭，积难深重，方今日废待举，正是亟待用人之时。寡人欲留范雎委以重任，不知能否如愿？”

公孙：臣以为易如反掌。

8. 范雎房间（夜）

几上放着公孙带来的牛肉、酒、黄金。

范雎灯下读信，公孙立他身旁。

公孙：“我大王能给先生亲笔信，足见对先生之器重。他欲留先生于齐，并委以客卿，实乃出自真心。”

范雎将信往几上一放，坚决地：“不，我跟须大人同出而不同归，既不信，又不义，此事万难从命。”

公孙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识时务者择明主而仕。当今四海之内纵横之说盛行，游客策士遍及寰宇，诸侯国中皆有他邦之人。先生留齐，无人非议。只要先生当机立断，定会前程无量；如若如坐失良机，先生将抱憾终生。”

范雎：“公孙大夫，我范雎不是朝秦暮楚的张仪、苏秦之辈，只知猎取功名，不顾个人名节。我是魏国人，生在魏国，长在魏国。魏国有我的家园，有我先人的坟茔，我决不能舍弃它而留齐国谋求

荣华富贵。”

公孙：“据我所知，先生才华横溢，壮怀激烈，难道甘心屈居人下，在须贾府中做一世舍人？”

公孙的话戳到了范雎疼处。他突然沉默起来，陷入痛苦思索之中。

9. 窗外(夜)

须豹耳贴窗上屏息窃听。

10. 范雎房间(夜)

公孙见范雎不语，趁机进逼地：“明珠埋于土中，只能说埋主昏庸；一个人自掩其才，却是自寻不幸！”

范雎思想激烈斗争着，最后情绪陡然一变：“怀才而不遇，确实令人苦闷。然而，我不会被长久埋没。敝国相国魏齐是个爱才之人，他偶见我显露小智，便派我做须大人的随从，可见对我何等信任。我确信，相国定然不会让我老死在须大人门下的。”

11. 须贾房间(夜)

须贾披衣伫立，留心着窗外动静。

12. 范雎房间(夜)

公孙喟然长叹：“先生真不愧正人君子，告辞了！”

范雎指礼品：“这十斤黄金和牛酒，请大人带回。”

公孙：“这是大王的心意，拒之不恭。”

范雎：“大王的情，我领了。礼品万不能收。”

公孙：“你若不从，有伤颜面，我回去难以复命。”

范雎拗不过，只好妥协地：“黄金如数带回，牛酒留下权作你我私人之交。”

公孙不好再坚持，只得遗憾地：“既如此，我也不好强你所难了。”

公孙收起黄金，跟范雎揖别。

13. 须贾房间(夜)

须贾：“你全听到了？”

须豹：“一句没漏。”

须贾：“明天即回大梁，免得惹事招非。”

门外脚步声响，范雎推门进来。

范雎：“须大人，方才公孙大夫来劝我留齐，被我回绝。这是齐王给小人的亲笔信，还有牛酒。”

须贾佯装不知地：“噢？”继而夸赞地，“你做得对！”

14. 魏国相府

寿幛高悬，宾朋满座，相国魏齐设宴庆寿，堂上堂下喜气洋洋。

宾客甲举觞：“愿相国洪福齐天，寿同山永！”

魏齐高兴地：“干！”

席上觥筹交错，欢声不绝。

一府臣入禀：“相国，须贾待命召见。”

魏齐：“他回来了？好哇！此次出使，圆满成功，张扬了国威，修好了邦交。须贾他们劳若而功高啊！”

宾客乙：“范雎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，大灭了齐王的气焰，维护了大梁的尊严，真乃大快人心！”

宾客丙：“全仗相国慧眼识珠，知人善任！”

魏齐喜形于色地：“来呀，满！”

宾客丁：“似范雎这般智勇双全之才，相国该向大王举荐，委以重任呀！”

魏齐：“范雎是该有用武之地的。”

上大夫季子留意观察着魏齐的神色。

宾客甲：“相国，何不借此寿宴之机，召须大夫前来谈叙一番，助助雅兴，饱饱我等耳福？”

魏齐：“好主意！连范雎一起召来，即席复命！”

季子悄然离席。

15. 须贾官邸

须贾：“怎么，带要带上他？”

季子：“这并不奇怪。你们尚未归来，大梁朝野便纷纷传言，说范雎如何舌战齐王，救了你须大人的驾。”

须贾出乎意料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季子：“我原想你出使归来，上大夫是稳稳的。谁知你官运不济，单单在齐国丢了丑。你老兄须当心啊，万一相国得知你是那样无能，可就不好说了，你赶紧想对策吧！我是偷偷出来给你报信的，该回去了。”说完，摆摆手走了。须贾拧眉，最后眼珠一转。

须贾(喊)：“须豹，你过来！”

16. 大梁街头

范雎朝前走着，迎面遇上了肩挑猎物的猎人郑安康。

范雎：“安康，郑贤弟！”

郑安康：“大哥，你回来了？”

范雎：“嗯。须大人让我回家住几天。一会儿请到我家叙谈叙谈。”

郑安康：“我到驿馆卖了猎物就去。”取下一只山鸡递给范雎，“用它下酒，给你接风。”

17. 魏国相府

宴会进入高潮，魏齐与宾客作投壶游戏，结果他输了，众宾客罚他喝酒。

嬉闹声中画外通报：“须大人到！”

须贾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来。他脸上堆满笑容，频频跟众人打着招呼。

魏齐：“须大夫，来，这边坐！”

须贾：“谢相国。”坐下。

魏齐：“今天是本相寿诞之日，亲朋同僚欢聚一堂，都想听听这次出使的趣闻。噢？范雎呢？”

须贾不紧不慢地：“稟相国，范雎回家了。”

魏齐：“不是刚回大梁吗，为何急于回家？”

须贾一字一板地：“他要携带家小去齐国就任客卿。”

席间大哗，魏齐及众人深感意外。

魏齐不满地：“他去就任客卿，临行总该见我一面。为何未及复命，就不辞而别呢？”

须贾：“他最怕见相国，所以一听唤他，便溜了。”

魏齐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须贾：“因为他为讨好齐国，出卖了魏国机密，犯下了叛国之罪！”

魏齐等大吃一惊。

魏齐：“你给我如实禀报！”

须贾：“范雎到了齐国，心怀鬼胎，时常私自外出，暗通齐国大臣，谋划叛国之策。齐王召见那日，他未等我先开口，便妄自尊大，逞强逞能。此举，早有预谋，为的显示个人才华，抬高身价，博取齐王宠幸！”

众人或惊诧，或怀疑，神情不一地看着须贾。

须贾环视众人，语气加重：“召见之后，范雎受到齐王青睐，他便不顾国家利益，将我大梁军事布防等绝密军机全部泄给了齐国！”

魏齐猛然一震：“有何实据？”

须贾：“相国如若不信，可问同去的随从。”

魏齐：“传须豹！”

一会儿须豹上堂。

魏齐：“须豹，范雎出卖大梁机密，真有此事？”

须豹：“是小人亲眼目睹，亲耳所闻。”他不安地看着魏齐，“小人也吃过齐王送范雎的牛酒……”

须贾急接话头：“范雎于魏国有罪，但对齐国有功。齐王对他十分感激，特派公孙大夫带着黄金、牛酒深夜到驿馆答谢，并亲书

信礼，要他留齐任以客卿。范雎当即应允，答应回大梁以后立即带上家小奔齐赴任。现有物证在此，是从范雎行囊中搜得，请相国过目。”

须贾从怀中取出齐王给范雎的信札，呈给魏齐。

魏齐阅信。

信札特写及齐王画外音：“先生之言，字字珠玑。寡人慕先生大才，愿以客卿相许。今着公孙前去与先生商定。黄金、牛酒不成敬意，望先生笑纳。”

魏齐勃然大怒，猛击条案，倏地站起：“真乃狗胆包天！”

季子火上浇油：“这等奸小如若到了齐国，我大梁将祸患无穷！”

魏齐：“火速将他捉来，我要严加追究！”

须贾含沙射影地：“相国息怒。范雎虽是相国指名遣派，但毕竟是我的舍人。所以，这不能说是相国任人失误，应怪我调教不力呀！”

魏齐：“惭愧呀！”举巨觥猛饮。

18. 范雎家

范雎的家处在大梁偏僻里巷，房舍简陋。

屋里有架古老的织布机，机上挂着未织完的粗布。

一陶釜冒着热气，范雎妻在釜前煨山鸡毛。

范雎怀抱女儿姣姣，姣姣玩赏着一块玉佩。

范雎：“这是真正的临淄货。姣姣，喜欢吗？”

姣姣：“喜欢。爹，齐国好吗？”

范雎：“时下不好，以后会好的。”

范雎妻：“那人家留我，你怎么还要回来？”

范雎抚着姣姣的头：“我不是难舍这个家吗？”

门外人声嘈杂，范雎抱着姣姣走到院里。

几个手持锁链的武士推开院门闯入。